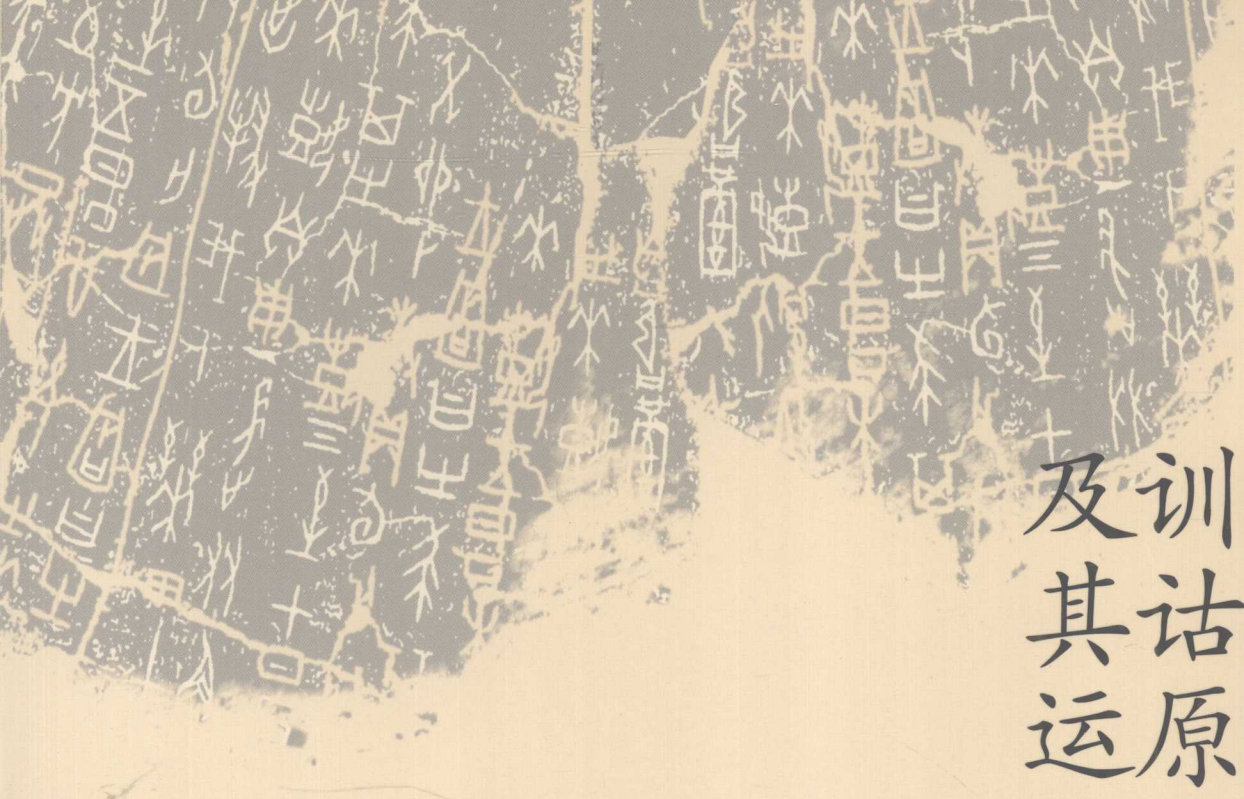




训诂 及其运用

徐启庭◎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训诂原理及其运用

徐启庭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训诂原理及其运用/徐启庭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3

ISBN 978-7-80719-240-4

I. 训… II. 徐… III. 训诂 IV.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149939 号

训诂原理及其运用

作者:徐启庭

责任编辑:林 滨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350003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180 千字

印张:11.25

版次:2009 年 3 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3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240-4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自序

余执教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今改为文学院）三十余年，从事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为适应文言教学之需要，闲隙则自学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训诂学等专书。治学中铭记杨树达先生之教诲：“治国学者必明训诂，通语法。”潜心研习古代之文法及训诂之主旨，积数十年之心得，编撰成《古今汉语语法差异》与《训诂学概要》之书。自余作《训诂学概要》以来，意常不安，窃以为论训诂但引前贤及时贤之宏论，述而不作，则弟子莫明训诂之理，欲使弟子明训诂之理当述而有作。然余资质钝陋，从何而作？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而学之，则疑惑解矣。训诂之学乃应用科学，述前贤与时贤之论，弃其抽象之义理，取其治学之法，以教后学者，可使后学者明训诂之所以然，而知训诂之门径。余以为论训诂当主方法论，此乃训诂学中最具普遍性之基础规律，然训诂之原则是指导训诂实践之基本法则，论训诂执此二者，则可行矣。是以余将近年研习训诂之心得撰成《训诂原理及其运用》。余所以为此书者，欲明训诂之综合、实用之特征，使好古文者咸能通训诂，而明文言词语之义也。

余书名曰《训诂原理及其运用》，余所谓训诂原理，非深奥难明之训诂理论，乃训诂学者所共识之规律，即训诂之方法、语义训释之原则及释义方式。此虽老生常谈，然余以训诂之实例代替抽象义理，化抽象理论为浅显易知之道理。此原理既有指导训诂实践之功用，又具有可操作性，使后学者能根据语义训释原则，运用训诂之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以求学以致用之功效。

余治训诂之学，并未受业于训诂大师，纯系个人自学之所得。《训诂原理及其运用》一书定有不少失当错误之处而贻笑大方，谨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二〇〇七年七月

目 录

上篇 训诂原理

第一章 训诂概述	(3)
第一节 训诂的含义	(3)
第二节 训诂的产生和发展	(5)
第三节 训诂原理	(13)
第二章 因形求义	(16)
第一节 “因形求义”中的“形”、“义”	(16)
第二节 《说文》的因形求义	(17)
第三节 因形求义方法的运用	(19)
第四节 运用因形求义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24)
第三章 因声求义	(28)
第一节 “因声求义”中的“声”、“义”	(28)
第二节 因声求义方法的运用	(30)
第三节 运用因声求义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36)
第四章 因文求义	(39)
第一节 “因文求义”中的“文”、“义”	(39)
第二节 因文求义方法的运用	(40)
第三节 运用因文求义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48)
第五章 比较互证证义	(52)
第一节 同义比较互证	(53)

第二节 同训比较互证	(54)
第三节 同源比较互证	(56)
第六章 异文证义	(58)
第一节 训诂学上的“异文”	(58)
第二节 以“异文”证通假字	(59)
第三节 以“异文”证古书中的讹误字词	(61)
第七章 语义训释原则	(65)
第一节 遵循词义的社会性	(65)
第二节 遵循词义的时代性	(68)
第三节 遵循文意的客观性	(76)
第八章 释义的方式和术语	(85)
第一节 传统训诂的释义方式	(85)
第二节 传统训诂的释义术语	(91)

下篇 原理运用

第九章 运用训诂原理句读标点古书	(99)
第一节 运用因文求义方法审察“文”境	(99)
第二节 遵循文意客观性原则进行句读、标点	(102)
第三节 以文献核证所作的句读、标点	(106)
第十章 运用训诂原理校勘古书	(108)
第一节 运用比较互证和异文证义方法校勘古书 ...	(108)
第二节 运用训诂原理校勘古书的要求	(112)
第三节 传统校勘的术语	(115)
第十一章 运用训诂原理注释古书	(117)
第一节 运用训诂原理选取注释条目	(117)
第二节 运用训诂的求义方法推求和训释语义	(119)
第三节 根据文意客观性原则核证所释之义	(121)

第十二章 运用训诂原理翻译古文	(123)
第一节 运用训诂原理推求词义、训释文意	(123)
第二节 运用训诂原理翻译古文的要求	(128)
第十三章 运用训诂原理阅读古文	(133)
第一节 运用训诂的求义方法推求古文中通假字的词义	(133)
第二节 运用训诂的求义方法由文中的已知词义推求未知 词义	(137)
第三节 运用训诂原理辨析古书注解	(141)
第十四章 运用训诂原理进行语文教学	(153)
第一节 运用因形求义方法进行识字教学	(153)
第二节 根据语义训释原则和方法讲解文言词语 ...	(156)
第三节 根据语义训释原则和方法讲解现代词语 ...	(165)
 主要参考书目	 (169)

训诂原理

上篇



第一章 训诂概述

第一节 训诂的含义

《说文·言部》：“训，说教也。诂，训古言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训古言者，说释古言以教人，谓之诂。”从段玉裁对“训”和“诂”的注释，可以看出“训”和“诂”是一组同义词，都含有“解释”的意思，但二者在意义上有细微的差别。“诂”侧重于对古言（古义、方言）的解释，“训”则是一般性的解释。

“训诂”连用最早见于秦汉间鲁国人毛亨的著作。毛亨给《诗经》作注解，他的书名叫《毛诗故训传》（故同诂，通称《毛诗诂训传》）。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指出：“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清代学者马瑞辰在《毛诗诂训传名义考》中对“诂训传”的具体内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毛公释《诗》多古文，其释诗实兼诂、训、传之体，故名其书为《故训传》，尝即《关雎》一诗言之，如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之类，诂之体也；关关，和声也之类，训之体也；若‘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则传之体也。”孔颖达和马瑞辰对“诂”、“训”的理解都注意到了二者之间的内涵差异。联系与《毛诗诂训传》有密切关系的《尔雅》前三篇的《释诂》、《释言》、《释训》的命名可以进一步了解“诂”和“训”的具体含义的差异。清代注释家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分别对《释诂》、《释言》、《释训》三篇的内容作了

概括性的解释。他说：“《释诂》皆举古言，释以今语；《释言》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释训》多形容写貌之词，故重文叠字累载于篇。”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一书中明确指出：“《尔雅》《释诂》者，释古言也；《释言》者，释方言也；《释训》者，释双声叠韵连语单词，重辞与发声助语之辞也。”

由孔颖达、马瑞辰对《毛诗诂训传》中的“诂”和“训”的解释联系郝懿行、朱骏声对《尔雅》的《释诂》、《释训》的解说，可以清楚地看出“诂”和“训”散文则通，对文则别，意思是说“诂”和“训”泛指的时候没有分别，都是“解释”的意思，特指的时候，二者的意义就有差别了，“诂”侧重于对古语、方言的解释；“训”是一般性解释，解释的内容比“诂”更为广泛，包括字、词、句和篇章的解释。如《尔雅·释训》所训既有叠音词、联绵词，又有诗句。如对“是刈是濩”（《诗经·周南·葛覃》），“张仲孝友”（《诗经·小雅·六月》），“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诗经·周颂·有客》）等的解释，《尔雅·释训》甚至引了《诗经·卫风·淇奥》几乎全篇的内容。

“训诂”作为传统小学的专用术语，始于唐代。最初称作“诂训”。唐代学者孔颖达给《毛诗》作正义，他在《毛诗正义》中给“诂训”下了一个定义：“诂训者，通古今异辞，辨物之形貌。”孔颖达所定义的“诂训”（又叫“训诂”）就成为传统小学专用名词。

作为传统小学专用术语的“训诂”，由于历代注释古书的范围和侧重点的不同，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有不同的含义。孔颖达根据唐代古书注解的特点，给“训诂”下定义是将“训”和“诂”特指意义加以概括综合，以阐明“训诂”的含义。从唐代到清代，所言“训诂”都是这个意义。到了近代，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注释古书的范围及侧重点的变化，“训诂”又有了新的含义。近代著名语言学家黄侃从语义系统性的观点出发，把“训诂”定义为：“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转引自黄焯《训诂论丛》）当代著名的训诂学家陆宗达，根据当代古书注释的特点，将“训诂”定义为：“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叫训诂。”（《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陆宗达先生给“训诂”所下的定义，不仅阐明了当代训诂的目的、性

质，而且深刻地揭示了“训诂”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本质特征，符合训诂发展的历史事实。

第二节 训诂的产生和发展

一、训诂的产生

1. 训诂产生的原因

训诂是怎么产生的？关于这个问题，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在《周代训诂学举例》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他说：“三代以前，以字音表字义，无俟训诂，然后语言变迁，略有数端，有随时而殊者，如《尔雅》：‘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孟子》：‘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是也。同一事物而代之称各殊，则生于后世必有不能识古义者，欲通其言，必须以今语释古语。同一名义四方之称各殊，则生于此地必有不能识彼地之言者，欲通其言，必须以雅言证方言。且语言既与文字分离，凡通俗之文必与文言之文有别，则书籍所用之文，又必以通俗之文解之，综斯之故，而训诂之学兴。”（《中国语文教科书·周代训诂学举例》）

从刘师培先生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训诂产生的原因之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时有古今，字有变异。由于时代的不同，而产生古今异辞；二是地有南北，言有雅俗，因为地域的不同，而有雅言和方言的差异；三是书籍中的文言之文与通俗之文的差异。古语、方言、文言之文与通俗之文的差异是古代文献中的主要语言文学障碍，要扫除这些障碍，方便后人读懂古书，一种专门的学术——训诂，便应运而生。

2. 训诂产生的时代

训诂的产生，大约在东周时代，据《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五年，即公元前550年，晋国大夫叔向到周聘问，叔向在周聘问期间，曾经和单靖公讨论《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这首诗，叔向告单子之老说：“《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亶厥心。肆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

成王能明文昭，定武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

叔向对《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全诗进行讲解，并对后面的四个诗句逐字解释，这是训诂学术中最早的随文释义的训诂。

二、训诂的发展

从春秋末年出现随文释义的训诂，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训诂伴随着时代变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训诂的发展可根据不同时代的学术气氛、训诂的风格和训诂的成果，分为若干个时期。

1. 训诂的萌芽时期

从春秋战国到秦，是训诂的萌芽时期。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同时又是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的时代。儒、法、道、刑、名、农诸家，纷纷著书立说，繁称文辞，明言彰理。创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浓厚的学术氛围。思想文化的开放，学术交流的频繁，学术研究的深入，为训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广泛的学术讨论中，不但出现了随文释义的注疏（如：叔向论《昊天有成命》），而且出现了文献正文的随文释义。例如：

（1）《周易·说卦》：“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2）《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

（3）《左传·庄公三年》：“一宿曰舍，再宿曰信，过信曰次。”

（4）《公羊传·隐公元年》：“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

（5）《论语·季氏》：“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之谓之瞽。’”

（6）《孟子·滕文公上》：“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

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

这一时期的训诂不论是随文释义的注疏，还是文献正文的随文释义，都只是零星的、分散的、肤浅的训诂材料。这些训诂材料或是文人学者出于解经的需要，或是出于辩论立说的需要，并非真正的有意识的自觉的训诂。训诂在当时尚未在文人学者中形成共识，还没有酝酿成一种学术研究的氛围。

2. 训诂的发展时期

从汉代到明代，是训诂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训诂，根据学术气氛、训诂成果和训诂特点，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1) 训诂的兴起阶段

从汉代到魏晋六朝是训诂的兴起阶段，严格意义上的训诂始于汉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词义的引申，文字的变异，方言的差异，不少先秦典籍汉代人已经无法完全读懂，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读懂先秦典籍，汉代一些精通语言文字而且对先秦古籍有研究的学者开始自觉地从从事训诂的工作。秦汉间，鲁人毛亨首先对《诗经》进行注释，成为训诂研究的先驱。之后，孔安国、杨雄、贾逵、马融、荀爽、服虔、郑玄、何休、高诱、赵歧、王逸、许慎、刘熙等都主动投身于训诂研究的活动中。他们一方面用当时易知易懂的语言（今语）去注释先秦古籍中难懂的词语（古语），用当时公认的雅言去解释不同地域的方言。另一方面，又把随文释义注疏的材料加以整理归纳，汇编成通释语义的训诂专书。

汉代随文释义的注疏流传至今著名的有：

毛亨《毛诗故训传》（通称《毛诗诂训传》）；

孔安国《尚书传》；

郑玄《毛诗笺》、《周易注》、《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论语注》；

何休《公羊传注》；

高诱《战国策注》、《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

赵歧《孟子章句》；

王逸《楚辞章句》。

通释语义的训诂专书有：

《尔雅》(经众人杂采几代资料汇编而成);

杨雄《方言》;

许慎《说文解字》;

刘熙《释名》。

到了魏晋六时期,随文释义的训诂范围进一步扩大,学者们不仅注释儒家的经典著作,而且开始对史书、子部书和集部书的重要著作进行注释,著名的注释家和著作有:

[魏]王弼、韩康伯《周易注》;

[魏]王弼《老子注》;

[魏]何晏《论语集解》;

[晋]韦昭《国语注》;

[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

[晋]郭象《庄子集解》;

[晋]张湛《列子注》;

[晋]郭璞《山海经注》、《尔雅注》、《方言注》;

[南朝宋]裴骅《史记集解》;

[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

[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

从汉到魏晋六朝这一段的训诂,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训诂已成为学者们的自觉行为,训诂的学术研究已形成浓厚的氛围。

第二,在汉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初步建立了随文释义的训诂和通释语义的训诂专书两种训诂体制。

第三,一些训诂学家在训诂实践中已初步确立了形音义统一的训诂理念,并且创造了“以形说义”、“声训”、“义训”等训释词义的方法、方式。

(2) 训诂的发展繁荣阶段

从唐代至宋代是训诂发展、繁荣阶段。唐代的训诂在训诂发展史上可

以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魏晋六朝时期随文释义的训诂出现一种新的体式，训诂学家不仅注释古书的正文，而且对前代注家的注文也作注解，这种注释例式当时称之为“义疏”。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群经均有“义疏”，而流传至今只有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义疏”这种新的注释例式本源于郑玄的《毛诗笺》。冰雪聪明的郑玄注释《诗经》使用“笺”这一名称，其特定含义是既为《诗经》正文作注解，又对《毛传》进行补充订正。不过《郑笺》仅限于对《毛传》的补充订正。而“义疏”并不限于对某一人的注释作注释，凡古书中有若干人注释，都分别作注释。这种注释例式到了唐代被固定下来，唐人称之为“疏”，又叫“正义”。

唐代训诂继承了汉代训诂的传统，注重对字词的训释和对名物、史实的考证。这种训诂的学风被称为“朴学”。训诂学家对古书的注释，虽然未能摆脱经学的束缚，但开始有了为一切古文服务的意识。唐代学者对古书的注释，除了注释儒家经典外，对经、史、子、集四部的重要著作乃至佛教医学专著都进行注释。流传至今，著名的注家和著作有：

孔颖达《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礼记正义》；

贾公彦《周礼疏》、《仪礼疏》；

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

徐彦《春秋公羊传疏》；

司马贞《史记索隐》；

张守节《史记正义》；

颜师古《汉书注》；

李贤《后汉书注》；

尹知章《管子注》；

杨倞《荀子注》；

成玄英《庄子疏》；

李善《文选注》；

应玄《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

慧琳《一切经音义》（一百卷）；

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注》。